

与读者闲聊（2021/07/18）

传闻阿卡林等几个州的公务员的绩效工资被收回去了。

对视公务员为金饭碗的考公年轻人来说，简直是毁灭信仰的打击。出路在何方？难道真是卷烟厂的流水线吗？

有人说这是某老师上访造成的。各行各业都有爱矫情的人，各级信访部门的上访信估计堆成山，车载斗量，汗牛充栋，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一名教师能有这么大能量？

不过，地方债务和财政困难的问题，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事情，所以，出现这件事，也不意外。

有蠢红说，这是要规范发放，先收上去，然后日后统一发放。

这种说法挺能安慰人，但是没有说明白几个问题：

一是为什么不是全国所有公务员步调一致收上去？为什么不是绩效工资最高的省份先收，而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的省份先行动。

二是规范的指导精神是什么？以“社会主义理论”为指导这段不提，谈谈具体如何操作，全国持平？削肥补瘦？新的标准在哪里？如果此时此刻连新的标准的影子都没有的话，那就不知道最终落实新标准在什么时候了。

三是如果统一标准，财政困难省份的差额从哪里出？边远省份，艰苦地区，给的补贴应该比较高，但是这些省份的财政往往比较困难。当地财政不能支持的差额部分，由哪里来？由中央转移支付？由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动机省对偏远地区对口支援？



四是如果截至目前还新的规范性的发放标准，一切还要从长计议的话，为什么不先让这几个省份的公务员们保留今年绩效工资，将来多退少补？现在一刀切收回去，几年后新标准才出来，一次性发放几年的绩效工资，财政吃得消吗？公务员们若干年后拿到若干年钱的工资，这些年之中通货膨胀的损失，如何计算？

所以，蠢红的想法作为美好愿望是可以的。现实之中，却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

当然，我希望是我错了。

据报道，某外军飞机直接降落我国领土。

超级大国要有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手腕。既给双方彼此面子，又能制止对方试探底线的行为，还要不让危机爆发为全面战争。

打、拖都不利。

打，有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吗？有对应的军费吗？有善后的费用吗？有决心在台湾打土豪、分田地解决战后问题吗？

拖，对方不断测试你的底线，总有一天，实在无法再忍。

你测试我的底线，我就给你一个勇猛的回击，不使用全面战争的手段，但是绝对让你知道我的愤怒。

执剑人要有用剑的勇气，但是用剑的方式有很多，除了拔刀斩，还有刀鞘、刀柄击打对手。

这方面，苏联有很多经验。

苏联军舰、战机、潜艇，喜欢使用撞击战术。比如，我舰奉命撞击你舰、巴伦支海手术刀、疯狂的伊万。



中国也有。比如，炮击金门。

中国可以使用很多方式表达中国的不满和决心。

比如，美国飞机降落台湾一次，远程火箭炮洗地指定军事目标一次，提前30分钟通知，给对方撤出人员的时间。

不打民用目标，只打军事目标，不杀伤人员，只摧毁目标。

这方面，以色列也没少干。比如，给你打个电话，让你撤离，然后你房子没了。为什么炸你，你心里清



楚。



美军飞机降落离开，我的火箭炮随后炸台湾军用机场的跑道。

美军进驻台湾，我就收回金门。

你不来，我不打。你来一次，我打一次。你想升级，我奉陪到底。

执剑人的威慑要说到做到，言而有信。

你敢挑衅，我**100%**回击。

你的水滴探测器敢乱来，我**100%**敢广播。

如果你不希望我广播，你的水滴探测器就别乱来。



我的态度简单明确：打不打，取决于你挑衅不挑衅。事态升级不升级，取决于你升级不升级。

你想到此为止，我也有理有利有节。



唯物主义的角度看，忠诚是有成本的。

要强化忠诚就要强化经济联系。断人财路犹如弑人父母，此仇不共戴天。

入关不久，八旗子弟就养成了养尊处优的习惯。辛亥革命的时候，八旗子弟早就不堪重用了。但是各地的满城，是满清政权战斗到最后的军事力量。满清政府存在一天，八旗子弟是铁杆庄稼。满清政府垮台，八旗子弟集体失去经济来源。



据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，每次发饷银，都要问士兵：吃谁的饭，穿谁的衣？！北洋兵们齐声回答：吃袁大帅的饭，穿袁大帅的衣。袁世凯的用意很简单：你们的经济收入和我的政治命运绑在一起。我得势，你们军饷优渥；我垮台，你们也没饭吃！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事实证明，别人确实指挥不动北洋六镇。

你们让袁大帅隐退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能像袁大帅那样慷慨大方地对待我们吗？



与之类似的还有参加红军的问题。老乡，参加红军能分到土地。老乡，你们参加红军吼不吼啊？吼啊！

再比如，老百姓与红军、解放军的关系。红军打土豪分田地，解放军搞土改。国民党军回来，土豪劣绅和地主就会回来——拿了我送回来，吃了我的吐出来。很容易想明白，老百姓会支持谁。为什么农民能全力支援红军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？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和红军、解放军连在一起的！

你们要回来，要收回我们的土地，我们怎么办？信不信，你们敢回来，我们就去参加红军、解放军，席卷中国，用小推车推出一个新世界。

当然，经济回报也要与表现挂钩。如果对方闹得越凶，越离心离德，获得的经济好处越多，那么不但不会促进忠诚，反而会促进分裂和背叛的力量。



用人之际，需要高度忠诚的时候，待遇不宜轻易下调。至于大规模切断经济联系，更不可取。

如果财政实在紧张，无法维持，就应该做到同甘共苦。

许多人知道三湾改编，支部建在连上，却不知道当时毛主席还提出两件事：不想继续革命，愿意离开的，枪留下，给路费；官兵待遇一致，取消五皮军官的特权，取消小灶，有盐同咸，无盐同淡。



在社会迅速两极分化的时候，削弱甚至斩断与社会成员的经济联系，是不利于凝聚意志的。



金字塔型社会之中，越是塔基，越是边缘，受到的冲击越大。顶层可以向下转移损失和压力，底层则只能承受。各种财政改革也是如此。

从哲学上考虑，如果某人有能力转嫁损失和压力，那么他就不会是社会底层。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有能力转嫁损失和压力，那么就必然出现扁平型社会，而不是金字塔型社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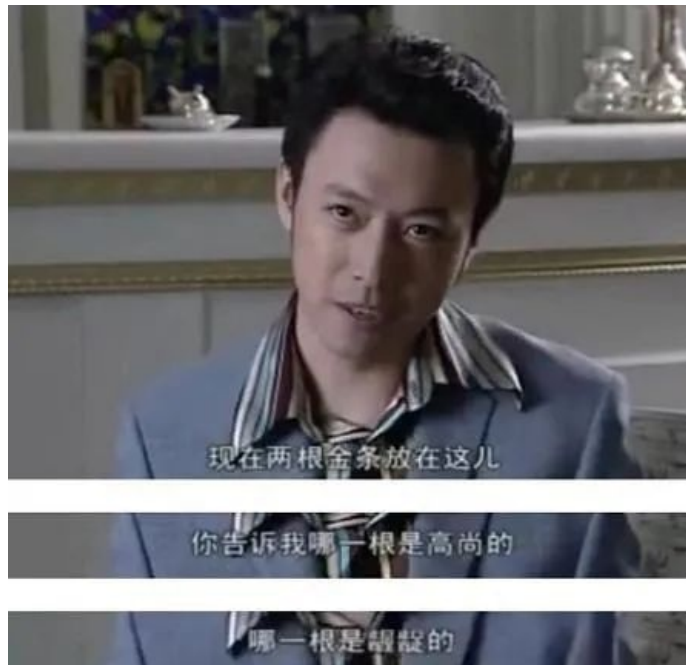
出现金字塔型社会，甚至倒图钉型社会，就说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无力转嫁损失和压力。

愚蠢的人对富甲一方财主充满羡慕流出一尺长的涎水，对比自己富裕的邻居充满嫉妒恨。

他们憎恨自己的邻居比自己富裕，宁可邻居和自己一样贫穷，也想不到为什么自己和邻居不能共同富裕。

贯彻意志，需要有对应的物质基础。当物质基础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意志就无法贯彻。

解放前夕，保密局、党通局待遇大幅缩水。对此，吴站长不在乎，他能买下广东半个县。余副站长不在乎，他最终的净收入是27根金条。李队长不在乎，他的行动队到处查抄黑市，他还能缺钱？谢若林不在乎，他的情报生意越做越大，党通局的薪水只是零花钱。盛乡在乎，于是他去找谢若林卖情报了。



一些内陆地区，财政供养人员的消费是支撑当地三产的重要支柱。

许多县乡镇，甚至地级市，除了卖地和农业，没有什么支柱产业。当地三产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财政供养的老师、公务员，以及医生。

可以预期，这些地区的就业会进一步困难。

据说，当年有些地区，财政困难。许多人早上到单位点个卯，问问工资有消息没有，然后就没影了。当年，有些地区基层单位的在岗率，不到30%。各种工作，必然只能应付和敷衍。

据说，今天也有很多老人和关系户，依然这样。



这是裁汰庸才的理由，不是削减待遇的理由。

无差别削减待遇，最终无非是给黄四郎机会。黄四郎的儿子黄五郎，可以不要工资工作。一般鹅城老百姓的孩子，显然不能这样大公无私。

卷烟厂有多“卷”？人大、武大毕业抢着做，流水线上研究生超30%

世界上从来没有“读书无用论”这个说法，这只是很多强者的自我心理安慰，是很多失败的人不敢面对现实的借口，学历就是一个敲门砖，没有了“砖”哪里来的“玉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对高学历的追求越来越高，高学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质量的生活，高学历是美好前程的门票。



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现实，学历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是在很多场合中都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标

许多人在谈论某卷烟厂流水线大量招收研究生的事情。

多大手捧多大碗，吃多少饭。如果你的手小，碗大，要么你端不起这只大碗，要么你这碗饭迟早不属于你。

当年许多垄断性、政策性企业，巨额暴利，企业员工坐地数钱。后来，这些企业或者改制或者破产，那些企业的员工的待遇与其他劳动者拉平。

手大碗小饭少，也是有限度的。信不信我用自己的大手去锅里盛饭？敢碰我的碗，我直接大巴掌抽你！

许多人问我，未来的几年，个人应该怎么办？

减少支出，量入为出，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。

即使铁饭碗、金饭碗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债务拉满。何况绝大多数人，还不是铁饭碗、金饭碗。

迟早卷到你。别得意，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你。

对毕业生来说，部队是中央财政供养，收入稳定程度，超过地方，与部委并列。即使退役，国家也会慎重安置。没考上985、211研究生的普通高校的同学，可以考虑投笔从戎。

按照马克思主义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当经济基础变化的时候，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化。